2407

卓豐文史資料選輯



第六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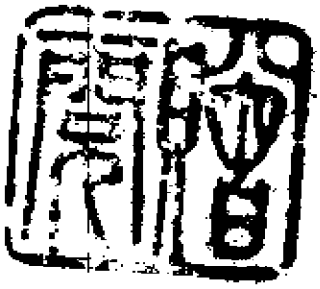
卓豐縣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贞丰文史资料选辑

第六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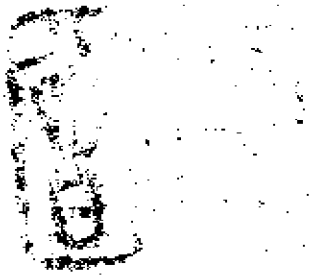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贞丰县
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内部交换　　注意保存

本辑编审：皮国民 黄友群 刘应学
向世学 雷皆鸣
责任编辑：黄友群

2B16/19



政协安龙县委员会

第七届委员会常务委员名单

主　席	王万录		
副主席	杨忠堂	杨明荣	曾汉尧
	刘继宁	邹诗学	杨荣方
秘书长	黄恩照		
常　委	喻安族	袁朝新	王安旭
	张晓州	黄伯兴	韦学萍
	马必忠	王永文	颜志友
	徐兴中	何贵宁	林　郁
	杨先国	王舟官	熊　玲
	张国民	张举国	

政协麦龙县七届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名单

副主任　廖明金

委　员　邵铁范　陈文灿　贺光澍

杨先国　胡柱昌　徐兴中

何贯宁　赵家乾　李朝刚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肖波同志抗日战争时期杂文选编……黄友群搜集整理 (1)
肖波笔下的新四军战斗英雄……地山 (19)
一顿终生难忘的夜餐……李鹏 (26)
龚象赢诗稿选编……刘灿文搜集 (29)
曾敬孚竹枝词五十三首……刘灿文搜集 (40)
清代和民国时期黔西南地区的竹枝词……刘灿文 (45)
颜家鹤烈士传略……黄友群 (51)
胡仁先生在绥阳……王沐春 (56)
胡仁先生所作《绥阳县志序》……王沐春搜集 (62)
贞丰市场发展变化情况……黄新宇 (65)
贞丰县控制地甲病情况简介……李继林 (76)
历代盐务及贞丰的食盐供应……刘灿文 (80)
贞丰县人民解放委员会工作简况……文史委 (87)
贞丰回族情况……马良辅 (101)
贞丰解放前的经济概况……叶齐文 (107)
贞丰县历届人民代表大会简介……文史委 (122)
基督教在贞丰传播始末……杨光宗 (140)
中共贞丰县委统战志稿……黄友群 (143)
编　后……编者

肖波同志抗日战争时期
杂文选编

黄友群搜集整理

作者生平介绍：

肖波同志原名勾荣，贵州省贞丰县人，1916年8月出生。早在学生时代，就参加了当地的抗日救亡运动。为了追求进步，寻求真理，从贵州到四川，1938年10月在成都加入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投身革命洪流。在党组织领导下，以《新民报》记者的公开身份从事地下革命活动，他用笔名肖波、小波、泉等，积极撰稿，同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团结抗日的行为作坚决斗争。后因受到国民党特务的注意和追查，经党组织决定，转移到华东敌后。1940年1月先到我豫皖苏边区抗日根据地参加彭雪枫同志领导的新四军六支队，经历了反击国民党顽固派的残酷斗争。后又转入我淮北抗日根据地，担任《拂晓报》记者，从事新闻宣传工作。抗战胜利前夕，调任中共中央华东局机关报《新华日报》副刊主编，其后又历任新华社华东分社前线记者、第二野战军六纵队《火线报》社长、新华社华东分社六支社社长等职，直至1949年。南京解放后，随军渡江，参与接收国民党《中央日报》，创办南京《新华日报》的工作，并任《新华日报》编辑部主任。后随刘、邓大军入川，筹办川南区党委机关报《川南日报》，任该报副社长兼总编辑。从1940年到1952年12年中，他无论是在战火纷飞的战争年代，还是在全国解放后的和平建设岁月里，肖波一直战斗在新闻宣传战线，坚守岗位，克尽职守，积极努力，认真工作，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为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都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1952年下半年，四川4个行署区合并为四川省后，调任中共

内江地委宣传部部长。1955年12月起担任内江地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部长，主管全地区的宣传文教工作。岗位变动，责任加重后，肖波同志工作更加尽心竭力，经常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宣传政策，指导工作，解决问题，对搞好党的宣传工作，发展全区文教事业，做出了显著的成绩。

1960年后转搞历史研究工作，在四川省志的编辑和四川历史的研究上，潜心治学，用功甚勤，工作出色，取得了较大成就，1978年调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后，致力于四川现代革命史和军阀史的研究，先后出版和发表了《顺庆泸州起义》、《四川军阀混战》《四川军阀杨森》等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论著，在史学界得到好评，并获得四川省人民政府颁发的四川省首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奖。

肖波同志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勤奋工作数十年，业绩显著，贡献突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坚决拥护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思想上、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中，旗帜鲜明，立场坚定。他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艰苦朴素，积极进取，不断取得新的成绩。1984年11月离职修养后，仍带病坚持研究工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献出自己的力量。他因长期患病医治无效，不幸于1992年3月20日上午11时15分在四川省人民医院逝世，终年76岁。

谨以鲜血纪念我们的老战士
—— 鲁迅先生

小　波

我们民族的灵魂，全中华大众的代言者，青年的伟大导师，鲁迅先生，他肩负着民族解放的重担，一点不放松地向着敌人猛击，在“淡淡的血痕中”英勇地替我们全民族杀开了一条血路，给青年奠定了一条灿丽的前途。

神圣的民族抗敌斗争，在屈辱含泪的泥潭中，在狂风暴雨中，从簇新的嫩芽茁健地成长起来了；我想鲁迅先生不死，他是怎样热烈地领导我们抗战？怎样亢奋地唱着民族解放的赞歌，举起自由的火炬首先冲进敌人的壕垒？在血花血溅中和敌人肉搏呢？虽然我们再听不见他新切的呐喊声，可是我们已不复在“战”与“和”之间彷徨了。

在纪念这位伟大的老战士逝世二周年的今日，我们全民族需要光大发扬的是他的韧性战斗精神，去赢得抗战的最后胜利。

“死亡对于战士，是空淡，但对于活着的同伴，却是一种激励”。（唐　纪念鲁迅先生语）是的，对于死亡的战士，哀悼和写纪念文章是不够的，紧要的还是斗争！

不屈服，要“一口咬住不放”，对于万恶的敌人，我们是不能有一刻放松的；四万万五千万不愿做奴隶的大众的口，已紧紧地咬住敌人的咽喉，顽强的敌人呵，我们直要咬到你停止最后的一丝喘息！

以鲜血来纪念死亡了的战士吧，眼泪对于先行者是一种侮辱！

“最后一课”

小　波

孩子们，我每天憧憬于你们的生活不止一次，当我看到你们一块天真地玩的时候，我是怎样的羡慕呢？但突然发觉我和站立在你的对面，你们的一切可爱的活动马上就停止了。恐怕我对你们有无理的责难，我当时的心里是感到多么的悲哀呵！我距离你们的生活是一天天的远了。

在你们幼小的心灵里，是不是藏有民族的仇恨？而且我更不应该再助长你们对敌人的残虐，流血毕竟是人类的耻辱、丑恶、野蛮……

然而这责任是应该由日本的军阀去负的。无数万无辜孩子的母亲，惨遭侵略者疯狂的凌辱，全中华的孩子被迫成了无数的孤儿，流离、颠沛、死亡……

记得前次我向你们叙说普法战争，法将亚尔萨斯省割让普国时，一个顽皮孩子怎样读了《最后一课》的故事的时候，你们没有声息，静静的听我讲，有的竟感动地涨红了眼睛，哦，多么可祝福人类的同情呵！

从那天起，你们叫嚷要我给你们讲那篇文章，我叫你们到开明书店去买。昨天，你们把那珍惜的书买到了，好兴奋地跑来对我说：

“先生，我们都买回来了！”

“唔——等摇了上课铃讲吧！”

我似乎有点怕麻烦地回答了你们。

但你们都满意地走开了，我看见你们每一个的影子在我的眼帘里消逝了的时候，藏不住心底的悲痛，我禁不住痛苦地忏悔了。

上课的铃声响了，我依然带了一颗沉重的心，低俯了头跨上讲台。的确，这刻板的生活，于我是厌倦了的，但你们比平常更

肃穆的站立了起来，数十双转溜溜的眼睛注视着我，好象在期待些什么，新的希望又鼓舞了我。

孩子们，这不该是“最后的一课”吧？你们的小脸蛋为什么现出留恋惜别，使我难过的表情呢？

孩子们呵，你们不幸而又幸福的生长在这苦难的年代，但我们是不愿为人的奴隶的，如果我们不忘记正在死生中挣扎的祖国，我们是有翻身的日子——奋起吧！孩子们呵，全中国的孩子都在读《最后一课》了！

在紧张中下课的铃声划破了教室里面的肃穆，隔壁班里的歌声也蓦然地停止了。

于是我也取了一条粉笔，在黑板上用力写了五个大字___“新中国万岁”。低俯了头，依然带着一颗沉重的心跨出教室。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现代的虐杀者

泉

我最不高兴听人家说，我们的国家怎样古老，我们的祖先怎样文明。国家很古老，祖先怎样文明，这原本是好的，但是这不足以夸耀。国家很古，你该不会把人类进化的全部历史重演？祖先怎样文明，而祖先的时代早已过去了。

然而抗战已进入相持阶段的今天，竟有些人如丧考妣般地哭丧着脸号淘着："忘了本"，"忘了祖宗"！

据生物学家说——人类的远古祖先是猿猴，然而这些先生们有几个又承认是猿猴的子孙呢？吸着现代的空气，却偏要在祖先怀里去做猿猴的梦，而且这些先生们，还要把活的也拖了跟着走，但又口是心非地说："不是复古"。

谁都知道，在过去我们中国曾被外族侵占了好几百年，而现在日寇又合乎这些先生的胃口，在所谓"占领区"大做其"复古"的拿手好戏。"复古"是日寇欢迎的；当然也就是我们所反对的。

我们祖先遗下来的文明的好处，我们固然无条件的要接收，可是人家的长处也需要学习才对，这样，中国自然就会进步。若是一味哭丧着脸要"恢复固有道德"，而又不有个界说，这就要有点考虑了。

譬如说，我们祖先从前使用的武器是戈矛，而现在你该不会仍把自己祖先的武器去抵挡飞机、大炮？！

迷信国家很古和祖先的文明，而自己又生在"现代化"的洋屋里吃火菜的先生们，既不愿跑在深山去学祖先"茹毛饮血"，又不愿中国有一点进步，那才真是"把国家民族朝着毁灭的道上肓目地推动哩"！

这些先生们，不但想虐杀尽现代，而且还想虐杀了后一代，这都是现代的虐杀者！

你是否麻木？

前线的战士在凄风冷雨之下与日寇浴血苦斗，你却一文钱的寒衣捐也舍不得掏出，你是否麻木？

中国团结则存，分裂则亡，这是天经地义的原则，而你却暗地做破坏团结的勾当，你是否麻木？

前线无数的民族英雄，用他们的血来写一部可歌可泣的历史，而你却丧心病狂，观颜附脸，甘心做卖国的奴才，你是否麻木？

抗战已四年零四个月了，事实已明白摆在你的面前，敌人的兽蹄愈陷泥沾愈深，但仍治不了你根深蒂固的“恐日症”，你是否麻木？

无论在前方或后方，许多前进的青年正旺盛地工作着，而你仍悲观、颓废、堕落，你是否麻木？

对老百姓你高声地叫什么节约刻苦，但你却一餐千金，摸着姨太太睡觉，你是否麻木？

不顾全民族的利益，企图个人私利的奸商们，你是否麻木？

搔首弄姿，故意在人们面前卖弄风情，甘做玩物，脂粉仍不减当年的消耗，自美其名曰“摩登”的小姐太太们，你是否麻木？

关于暴露

白　水

关于暴露，从前曾有人提出热烈的论争过，而且曾有人正确地指出，暴露光明面，诚然应该；暴露黑暗面，也同样是必要。

鲁迅先生说："我时刻在解剖别人，然而目的是更无情地解剖我自己。"可是，有一部分人，对自己的解剖本不够。暴露光明面，这原是对的，但问题的本身，却在于……

自己有了致命的痼疾，是否应该除去？

如其有人说：暴露自己的弱点，是毁灭自己的策略，揭发自己的秘密，不啻予敌人以可乘之机，只有痴子才干这样的蠢事。而且，有的明看出了黑暗面，但不想法去暴露，掩饰着，理由是——在团结抗日的最高原则下，一切我都应该忍耐着，恐怕因此而引起不必要的磨擦和纠纷。

可是，抗战后，倒退、堕落、腐化、顽固的风气仍然存在，在蔓延滋长，而且，有人潜伏在抗战的阵营里，口里喊抗战，实际在黑夜里去干出卖国家民族的勾当。如汪逆精卫这般人，不是由于我们的暴露太不够了么？如象这般无耻超畜以上的家伙，他们的用心已是路人皆知的了，而我们不应该暴露、铲除的么？

胜利前途的最大障碍，当然是日寇、汉奸，我们自然应该暴露敌人的凶残，汉奸的无耻。可是，我们不能说除此之外就没有较大的障碍了。而且，这障碍是隐藏着的，为平常人所不容易看见的，也是可能断送抗战胜利前途的。

为这，暴露光明，也应该暴露黑暗，讳疾忌医，不是根本的办法，掩饰自身的缺点，即是阻碍抗战的进步。

勇于改革的人是不怕暴露自身的缺点的。

彻底打击汉奸言论

白　水

抗战是一面镜子，已是人所公认的事实。两年多来，一切妖魔鬼怪，已“原形毕露”了。

从前读《镜花园》有一个“两面国”，我想这些东西，倒不止“两面”了，反正他们善变。

譬如说：从前汪逆精卫，酝酿和平空气制造“反×”的时候，这般东西，于是随声附和，得意以亡形。可是等到汉奸汪精卫公开背叛民族，为国人共弃，“原形毕露”了以后，这些东西，为了掩盖自己的秽迹，表示自己也不和汉奸汪精卫有关，于是必要时，也娇声娇气的骂几句。

但是，猴子纵然善变，可隐藏不尽自己的尾巴！

抗战后，已经有人正确地指出，中国“团结”则存，“分裂”则亡！但是这般东西，表面上似乎也赞成团结，而且在文字上也好象不主张分裂，花言巧语，欺骗麻醉，正是这般东西的贯技；挑拨离间，制造摩擦，也正是这般东西一贯目的，藉以帮助其主子___日寇灭亡中国的毒计。

而且，他们的论调，似乎还高明。曲解事实，是他们的真实本领，它看去倒象是煞有介事，可是，经镜子一照，马上就“原形毕露”了。谁相信，谁就被麻醉，谁就甘愿作日寇的走狗，谁就是替日寇打先锋。

不信吗？最近就有人明目张胆的做翻案文章，所谓“根绝赤祸最低限度四项办法”也被提出来了，表面上似乎是为着“民族的利害”打算，而实际上是企图分裂国内团结的阴谋。

为此，在抗战已进入相持阶段的现在，汉奸言论，又象夏日苍蝇一般，猖獗起来了。

彻底打击汉奸言论，是每一个从事文化工作者目前最迫切的任务。

偶感

波

在这“国难声中”恰如棍子搅了一下停滞多年的池塘，各种古的沉滓，新的沉滓，就都翻着筋斗漂上来，在水面上转一个身，来趁势显示自己的存在了。

“……但因泛起来的是沉滓，沉滓又究竟是沉滓，所以因此一泛，他们本相倒越加分明，到最后的运命，也还是仍旧沉下去”。

——鲁迅：《沉滓的泛起》

有人说“抗战是一面镜子，一切妖魔鬼怪在它的面前都暴露出原形”。但我却以为“妖魔鬼怪”倒不仅止“暴露了原形”，而且还在这抗战最艰苦的现在，趁势翻着筋斗漂上来，而“显示自己的存在了”。

就以大后方的成都来说，许多软性的理论仍然畅销，而且许多遗老遗少，离开了原战斗的文化岗位，正在加紧麻醉民族精神，播散腐毒作用，铁皮上裹着一层才子高人的糖衣，带跌带爬的幽闲文艺——勿宁说是色情文艺，紧紧地跟在抗战文艺的后面，虽然已奄奄欲绝，可是其流毒仍使一部分对抗战的胜利缺乏信心及意志灰颓的人走向自我毁灭的道路，间接地在散播毒素，麻醉青年，无形帮助了敌人。

如成都××日报的副刊，周作人一类啜苦茶的幽闲小品，佳人才子的色情伤感诗，这一些社会根源的宠儿，仍然表现在目前我们大后方的成都。

而我们文化工作者，似乎漠视了这方面的工作，而竟让这些东西流毒，这是我们的文化工作者应负的责任。同时我希望大家把目光注意到这方面来，彻底的执行批评或打击！

“口号”，“打倒”！

泉

口号是革命的指针，革命有口号，正如人有眼睛一样，假使革命没有口号，正如瞎子没有了眼睛，那就会盲目的行动。

中国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的口号，对内是打倒“军阀”，对外是打倒“帝国主义”，所以当时这两句口号，号召了广大的群众，参加了反帝和反封建斗争。

后来军阀是打倒了，可是还留下了许多的问题没有解决。

“顺风使舵”，这是中国人一向处事的标准，只是从打倒“帝国主义”移在打倒“×××”的身上去，致演了近十年的惨剧，直到现在中国人的心中，依然还在隐藏着不可磨灭的创伤！

这其间，口号也就渐渐失掉了它的效用，而且使人一想到就头痛，因为“打倒”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当然是应该的；假使是自家的人？那么“口号”就莫明其妙。

就因为“帝国主义”没“打倒”，它那支魔手，一步紧一步地攫了进来，一部分革命家从恐怖而觉醒了，这才从危惧而感到需要团结、醒悟，帝国主义又一天不打倒，“亡国奴”这顶帽子，谁也会分一顶来戴的。

于是，革命家们这才深深忏悔了，过去历史的创痛，让今后的通史去记载吧！假使打倒的对象是敌人，当然是使“仇者痛而亲者快”的。

但中国是一个“文字的国家”（见二十三日本刊方艾先生《文字的国家》一文），在革命家的队伍里，一部分顽固的、守旧的分子又巧妙地将“打倒”这个字变成“防倒”了，但“防御”却不是敌人，而是自家兄弟，故姑其名曰：“异×”。

不过，这些革命家的“口号”，无论是“打倒”或“防倒”，用去对付敌人，那么中国就能得到解放，获得独立；若是用来对付自家兄弟，那就有点糊涂！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